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近日，媒体上一则报道引发了人们的热议。研究生郝相赫在微信中对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阎步克教授和韩树峰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出言不逊——皆称之为“垃圾”； 导师孙家洲教授在劝导无果的情况下，发表《告高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宣布断绝与新招研究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随即郝相赫用实名微博发表《情况说明》加以辩解，后又收回《情况说明》，表示“我充分认识到妄议前辈师长是多么年少无知，一定深刻检讨痛改前非认真学习。”有人指摘孙教授小题大做有失风范，太过小气；也有人觉得郝相赫太过轻狂，咎由自取；有人说……

对此你有怎样的感悟和认识？请自选角度，明确立意；自定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 得抄袭。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

尹振球

　　孙家洲教授的做法显然欠妥。既已为师，就当尽责；学生若不需要教导乃至管教，何必拜师？该生能从一所省属院校考入人大读研，而且读书之后有感慨，评点学界前辈为学中的问题，虽言辞尖刻，但年少轻狂中仍可看出他有追求学问之道的志向，更重要的是尚未沾染今天的年轻人更容易具有的世故、油滑和精明；孙老师若再耐心一些，精心陶造，或许能培育出才俊一位；若果“道不同不相为谋”（引孙老师语），孙老师完全也可以到学院悄悄让官方为该生换一位导师，真的没必要“发布公开绝交信”，毕竟年轻人这些冒傻气的话也就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说说而已。如今经此一闹，满城风雨，满国风雨，不仅这位年轻人前面的求学之路令人担忧，而且所有旁观者不能不人人自危！

　　但我心中最大的感动，还是想和这位冒傻气的年轻人说说心里话。

　　郝相赫同学，你的作为让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一个弑父的悲剧。小说中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的确该死，他被作者描写成了俄罗斯陈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他自私自利，毫无道德与责任，生活放荡，厚颜无耻；深受伤害的儿子们对他的仇恨隐秘而又必然性地发展为弑父心理并最终付诸实践。然而，作者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主题：弑父的儿子们恰恰正是通过弑父，表明他们在悲剧性地延续着父亲生活方式的本质性内涵！唯有小儿子阿廖沙因着自己坚定的信仰，虽历经痛苦挣扎，最终却宽恕、谅解了父亲，使自己完全与弑父之罪无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告诉我们，阿廖沙的作为正是走出黑暗时代的不二法门。

　　郝相赫同学，我想，不管是孙家洲教授还是阎步克先生，也都不会否定中国学术的确存在一些痼疾。或者完全无视，盲目乐观；或者纵身跳入，弄潮搏击；或者服服帖帖地仰望“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引孙老师语）……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都不可能改变现状。然而，更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恰恰是你的态度。无论你的褒贬、“嘲讽”是否合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揭示出来的逻辑，你也是在延续这种秩序，而且是最危险的延续方式。因为，你内心中或者自认为是要去改变，你要“革命”，要超越；当你满怀忧患、出言褒贬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正义的类似审判者的位置上了。然而，你真的能与这个秩序区别开来吗？假如你有机会博士毕业后进北大[[微博]](http://weibo.com/PKU?zw=finance)历史系，你真的会放弃这个机会吗？假如你才能平庸，但却有机会获得如阎步克教授一样地学术地位，你会拒绝吗？假如你的论著（比如你的博士学位论文）尚未达到如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相似的水准却又可以出版，甚至也有机会获奖等，你真的能拒绝吗？

　　我相信，你很可能做不到。当然，我也做不到。还有很多人也都做不到。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对这种状况“口出狂言”，说别人“平庸”、“垃圾”的时候，我们正在显示自己的“平庸”，表明自己也正在步入各种各样的“垃圾系”。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像阿廖沙一样，不要去“弑父”，不要去与“父亲”为敌，不用去论断“父亲”，真正有意义的是让自己的人生方式与“父亲”彻底区别开来，活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应该首先让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走下来，不要去审判任何人。作为学生，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尊重你的导师，我们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作为学生，尤其不能以“汉奸”等词汇攻击别的学者，不论他是不是我们的老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要在一个清晰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系中活出一位现代公民的身份；我们既要明白自己的权利，更要尽上自己当尽的义务；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人文建设还在艰难进行中的社会，作为知识分子，更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大学就是大学，我们要让大学精神真正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在学习、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按自己认为真正正确的方式来行动。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改变。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我们要在这种伦理关系中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作为学生我们应当尊重导师，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因为，“尊师”往往与“重道”相连。不是因为导师是否值得尊重，而是因着“重道”我们无条件地“尊师”。

　　无论如何，当我们从自己做起，我们就有信心面对未来。

**人大师生反目:教授小气还是学生作死**

2015-9-22 09:13:31

来源:东方网 作者:王羡古

最近似乎又到了知名高校扎堆“抢头条”的季节，复旦教授的“小三门”事件还未平息，人民大学又曝出了历史学院孙家洲教授怒发公开信与研究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的新闻。这次“师生反目”的戏码都缘于该学生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的一些言论，于是有人指摘孙教授小题大做有失风范，太过小气，也有人觉得郝相赫太过轻狂属于咎由自取。

　　想要了解到底孰是孰非，恐怕不能仅仅局限于师生双方的两封“公开信”或者“情况说明”。很显然，孙家洲教授做出此次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心血来潮，而是长期以来诸多问题和矛盾积累的最终结果。笔者仔细查阅了郝相赫前前后后的诸多言论，发现除了本次的“导火索”言论外，他还先后有多次指摘、批评甚至嘲讽历史学界知名学者和专家的言论。想来孙教授也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才会“无须再忍”吧？

　　也有网友认为郝相赫发言都是在微信微博这样的“私人空间”内，属于隐私言论，不会伤害到别人。这种观点就未免有点太想当然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上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花园”，其言论又哪里还有什么私密性可言？近年来多少大新闻都是从社交媒体发酵，继而引发整个网络的热议的？比如某官员和情妇在微博上调情的那件事，你能说对方是“私人言论”所以不让纪委追究吗？又比如某官微辱骂粉丝的那件事，你能说这是“私人言论”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虽然尚是学生，但郝相赫理应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这是无可争议的。

　　当然，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郝相赫有权利对他人的学术观点进行评论甚至批评，我们也乐于看到年轻学子不迷信和盲从于权威，敢于怀疑和质疑。但遍观其言论，显然并不是学术上的批评，而大多是对个人的评判乃至贬低，仅仅自己说一句“不是人身攻击”怕是不能轻易过关的。点名道姓地把本校和外校的教授称为“庸才”，嘲笑别人的作品是“小儿科”，放言某教授成了某学科代表就会让该领域研究“完蛋”，嘲笑外校历史专业是“垃圾系”……如此言论哪里是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发的评论？字里行间流露着轻狂乃至张狂，甚至文人相轻的酸气。

　　或许郝相赫的确有那么一点才气，但高校教育需要的不只是学术方面的才华，更需要学生拥有较高的操守和德行，需要他们不浮躁不自傲，需要他们静下心来汲取各方所长而不是眼高手低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就算学术需要争论和评议，也不能演化成骂街和人身攻击。

　　所以说，遍观此次师生反目事件的来龙去脉，郝相赫恐怕还真如他的几位学长所说，系“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希望这起风波能给年轻的学子们提一个醒，好好理解一下“厚积薄发”这个词的深意，或许对人对己都是好事。